

精短小说生活,远比小说神奇

百岁高龄的龙淑芬阿婆坐在河畔吊脚楼的檐下,满头白发梳成侗家传统的盘龙髻,在晨光中泛着淡淡银光。布满老年斑的手指轻轻捏着一枚银针,慢慢纳着鞋底。针脚由密变疏,恰似岁月长河中的浮沉往事,时而清晰如昨,时而朦胧似雾。

豆大的雨点砸在河面,溅起的水花恍若记忆的碎片。龙阿婆浑浊的眼突然闪过清明,颤巍巍地从怀里掏出一个油纸包,小心翼翼地展开,一块发黑的指甲残片静静躺着,上面还残留着机场跑道混凝土的碎屑——那是丈夫留在世间的最后痕迹。

1938年的春雨格外缠绵。芷江县衙前的青石板上,征集民夫告示的朱砂印被雨水洩开,如新鲜血迹。龙淑芬的公公牛老爹蹲在杂货铺檐下,早烟锅火光映着两张皱了黄的纸,那是刚从县衙取回的老二、老三在淞沪会战中阵亡的通知书。老人粗糙如树皮的手指颤抖着抚过字迹,仿佛能触摸到儿子们的温度。

本来,牛家老大大也想到山外打鬼子,可牛老爹的老伴说啥也要让长子先成婚,为家里留个后。刚满16岁的龙淑芬就这样嫁入牛家的寨子。

“我去报名!”老大从父亲手中接过征夫告示,声音震得淑芬心头一颤。“机场修好,咱的飞机就能打鬼子,给弟弟们报仇了!”淑芬连夜为丈夫缝制布鞋,针尖一次次扎破手指,渗出的血珠在鞋底染出暗红的花,像极了寨子口年年盛开的杜鹃。淑芬的婆婆把家中最后半袋糯米捣成糍耙塞进老大的包袱。老大却悄悄留了一半,塞进新媳妇的嫁妆箱底。

老大走的那天,寨子里的芦笙吹得格外凄凉。卡车扬起的尘土模糊了淑芬的视线。她久久伫立,直到芦笙声消散在风里,直到双腿麻木得没了知觉。婆婆轻轻拉她回家时,才发现淑芬手里还攥着没有来得及给丈夫的鞋垫,上面绣着“平安”二字。

暴雨、疾病、饥饿、重负。工地上的情形,远比想象中更加艰难。周边11县的民夫如蚁群般散布在泥泞的工地。挖山、运土、填沟全靠人力。最苦最累的莫过于拉碾压机跑道。那“洋灰碾子”以鹅卵石和水泥搅拌,再掺入糯米汤浇筑而成,足有十几吨重,需要上百名汉子合力牵拉。跑道上的土石每填高四五十厘米,便要碾压一遍,反复作业,直至地基如铁。号子声

芷江·血碾■贾永

此起彼伏,绳子勒进皮肉。侗家后生的肩膀血肉模糊,汗水和血水把麻绳泡得发胀,在雨中腾起刺鼻的腥气。淑芬后来才知晓,丈夫负责的三号碾是工地最大的,横在那里比人还高。看着那石碾,淑芬仿佛看见麻绳勒进丈夫的锁骨,骨节咯咯作响,像是随时都会断裂的琴弦。

日军的轰炸机比湘西的暴雨来得还频繁。空袭警报一响,民夫们如惊鸟四散。飞机过后,跑道上尸骸狼藉,连石碾也沾满了鲜血,泛着恐怖的光泽。淑芬每次收到丈夫来信,总要反复摩挲字迹,生怕某一天收到陌生笔迹的噩耗。

老大染上霍乱的消息传来时,牛老爹正在修补漏雨的屋顶。他抓了把草药,叫上儿媳就上了路。一天两夜的山路,两人跌跌撞撞,脚上的草鞋磨穿了。

乱葬岗的新坟如雨后的蘑菇,密密麻麻排列在荒山坡上。工棚里横七竖八躺满了病人,呻吟声像钝刀割心。公公带着淑芬在尸堆里一遍遍翻找,手指被砂石磨得鲜血淋漓,最后凭着淑芬亲手纳的鞋底才辨认出了老大。望着丈夫变了形的脸,淑芬突然晕倒,醒来后发现腹中的胎儿正

此起彼伏,绳子勒进皮肉。侗家后生的肩膀血肉模糊,汗水和血水把麻绳泡得发胀,在雨中腾起刺鼻的腥气。淑芬后来才知晓,丈夫负责的三号碾是工地最大的,横在那里比人还高。看着那石碾,淑芬仿佛看见麻绳勒进丈夫的锁骨,骨节咯咯作响,像是随时都会断裂的琴弦。

日军的轰炸机比湘西的暴雨来得还频繁。空袭警报一响,民夫们如惊鸟四散。飞机过后,跑道上尸骸狼藉,连石碾也沾满了鲜血,泛着恐怖的光泽。淑芬每次收到丈夫来信,总要反复摩挲字迹,生怕某一天收到陌生笔迹的噩耗。

老大染上霍乱的消息传来时,牛老爹正在修补漏雨的屋顶。他抓了把草药,叫上儿媳就上了路。一天两夜的山路,两人跌跌撞撞,脚上的草鞋磨穿了。

乱葬岗的新坟如雨后的蘑菇,密密麻麻排列在荒山坡上。工棚里横七竖八躺满了病人,呻吟声像钝刀割心。公公带着淑芬在尸堆里一遍遍翻找,手指被砂石磨得鲜血淋漓,最后凭着淑芬亲手纳的鞋底才辨认出了老大。望着丈夫变了形的脸,淑芬突然晕倒,醒来后发现腹中的胎儿正

此起彼伏,绳子勒进皮肉。侗家后生的肩膀血肉模糊,汗水和血水把麻绳泡得发胀,在雨中腾起刺鼻的腥气。淑芬后来才知晓,丈夫负责的三号碾是工地最大的,横在那里比人还高。看着那石碾,淑芬仿佛看见麻绳勒进丈夫的锁骨,骨节咯咯作响,像是随时都会断裂的琴弦。

日军的轰炸机比湘西的暴雨来得还频繁。空袭警报一响,民夫们如惊鸟四散。飞机过后,跑道上尸骸狼藉,连石碾也沾满了鲜血,泛着恐怖的光泽。淑芬每次收到丈夫来信,总要反复摩挲字迹,生怕某一天收到陌生笔迹的噩耗。

老大染上霍乱的消息传来时,牛老爹正在修补漏雨的屋顶。他抓了把草药,叫上儿媳就上了路。一天两夜的山路,两人跌跌撞撞,脚上的草鞋磨穿了。

乱葬岗的新坟如雨后的蘑菇,密密麻麻排列在荒山坡上。工棚里横七竖八躺满了病人,呻吟声像钝刀割心。公公带着淑芬在尸堆里一遍遍翻找,手指被砂石磨得鲜血淋漓,最后凭着淑芬亲手纳的鞋底才辨认出了老大。望着丈夫变了形的脸,淑芬突然晕倒,醒来后发现腹中的胎儿正

在踢动。

雨水冲刷着牛老爹和淑芬的脸,泪与雨流进嘴里,咸得发苦。

跑道竣工那天,天空蓝得刺眼。第一批伊-15双翼战斗机呼啸升空时,地面上的民夫们仰着头,望着阳光下閃耀的战机——眼泪早流干,只剩下空洞的眼神和肩膀上永远褪不去的疤。

几十里外的侗家吊脚楼里,淑芬生下了丈夫的遗腹子。那一天,正是两人结婚1周年的日子。牛老爹执意给孙子取名“三碾”,既是纪念3个殉国的儿子,也是让后生们记住那些沉重石碾,和那些与石碾相伴的英魂。

最终修成的4282亩的芷江机场,为盟军在远东的第二大机场。那是近5万民夫肩扛手抬筑就的机场,是上万亡魂用年轻生命铺就的跑道。陈纳德在回忆录中写下:我们在华的百余个机场,皆由千千万万中国男女老少流着汗水、徒手筑成……日军毁一座,便有两座新机场诞生。他忆起芷江的一幕:某日午后,见一老妇在野外照看十余个孩童。他起初感到奇怪,她怎么能生这么多孩子?遂停车询问,老妇人的回答令他感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这些孩子家的大人全部去修机场了,我年纪大了做不动重活,只能帮着照看孩子,好让他们的父母安心抢修机场,帮空军早日赶跑日本鬼子!”

苏联志愿航空队、中国空军第二大队、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第六十八飞行联队、中美空军混合团轰炸机队与战斗机队……从芷江起飞的战机,令日军望而生畏。1945年春夏的湘西会战,中美空军投弹逾百万磅。“汽油弹,炸弹像雨点一样洒在鹰形山上,岩石崩裂、林木燃烧,阵地上硝烟弥漫、一片火海”。芷江的鹰,日军的噩梦。侵华日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将湘西战败的原因归结为空军失利。

日本投降的第二年清明节,龙淑芬带着儿子,在机场旁找到了丈夫的葬身地,迎回了两个小叔子的灵位。牛家三兄弟合冢不远处,便是四柱三拱门的芷江受降纪念馆和牛老大拉过的带血的石碾子。夕阳将纪念坊的影子拉得很长很大,宛若一个巨大的“血”字。

此后,每当清明和冬至,龙淑芬都会为丈夫与两个小叔子留下亲手缝制的千层底布鞋,同儿子三碾一起跪在坟前,低声吟唱着丈夫留下的《拖碾号子》——

嘿哟嘿哟把绳扛,
血肉碾出路长长。
烈日烤,暴雨浇,
勒进骨头不喊伤。
万人血,千人命,
换得山河日月光……

最终修成的4282亩的芷江机场,为盟军在远东的第二大机场。那是近5万民夫肩扛手抬筑就的机场,是上万亡魂用年轻生命铺就的跑道。陈纳德在回忆录中写下:我们在华的百余个机场,皆由千千万万中国男女老少流着汗水、徒手筑成……日军毁一座,便有两座新机场诞生。他忆起芷江的一幕:某日午后,见一老妇在野外照看十余个孩童。他起初感到奇怪,她怎么能生这么多孩子?遂停车询问,老妇人的回答令他感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这些孩子家的大人全部去修机场了,我年纪大了做不动重活,只能帮着照看孩子,好让他们的父母安心抢修机场,帮空军早日赶跑日本鬼子!”

苏联志愿航空队、中国空军第二大队、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第六十八飞行联队、中美空军混合团轰炸机队与战斗机队……从芷江起飞的战机,令日军望而生畏。1945年春夏的湘西会战,中美空军投弹逾百万磅。“汽油弹,炸弹像雨点一样洒在鹰形山上,岩石崩裂、林木燃烧,阵地上硝烟弥漫、一片火海”。芷江的鹰,日军的噩梦。侵华日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将湘西战败的原因归结为空军失利。

日本投降的第二年清明节,龙淑芬带着儿子,在机场旁找到了丈夫的葬身地,迎回了两个小叔子的灵位。牛家三兄弟合冢不远处,便是四柱三拱门的芷江受降纪念馆和牛老大拉过的带血的石碾子。夕阳将纪念坊的影子拉得很长很大,宛若一个巨大的“血”字。

此后,每当清明和冬至,龙淑芬都会为丈夫与两个小叔子留下亲手缝制的千层底布鞋,同儿子三碾一起跪在坟前,低声吟唱着丈夫留下的《拖碾号子》——

嘿哟嘿哟把绳扛,
血肉碾出路长长。
烈日烤,暴雨浇,
勒进骨头不喊伤。
万人血,千人命,
换得山河日月光……

最终修成的4282亩的芷江机场,为盟军在远东的第二大机场。那是近5万民夫肩扛手抬筑就的机场,是上万亡魂用年轻生命铺就的跑道。陈纳德在回忆录中写下:我们在华的百余个机场,皆由千千万万中国男女老少流着汗水、徒手筑成……日军毁一座,便有两座新机场诞生。他忆起芷江的一幕:某日午后,见一老妇在野外照看十余个孩童。他起初感到奇怪,她怎么能生这么多孩子?遂停车询问,老妇人的回答令他感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这些孩子家的大人全部去修机场了,我年纪大了做不动重活,只能帮着照看孩子,好让他们的父母安心抢修机场,帮空军早日赶跑日本鬼子!”

苏联志愿航空队、中国空军第二大队、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第六十八飞行联队、中美空军混合团轰炸机队与战斗机队……从芷江起飞的战机,令日军望而生畏。1945年春夏的湘西会战,中美空军投弹逾百万磅。“汽油弹,炸弹像雨点一样洒在鹰形山上,岩石崩裂、林木燃烧,阵地上硝烟弥漫、一片火海”。芷江的鹰,日军的噩梦。侵华日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将湘西战败的原因归结为空军失利。

日本投降的第二年清明节,龙淑芬带着儿子,在机场旁找到了丈夫的葬身地,迎回了两个小叔子的灵位。牛家三兄弟合冢不远处,便是四柱三拱门的芷江受降纪念馆和牛老大拉过的带血的石碾子。夕阳将纪念坊的影子拉得很长很大,宛若一个巨大的“血”字。

此后,每当清明和冬至,龙淑芬都会为丈夫与两个小叔子留下亲手缝制的千层底布鞋,同儿子三碾一起跪在坟前,低声吟唱着丈夫留下的《拖碾号子》——

嘿哟嘿哟把绳扛,
血肉碾出路长长。
烈日烤,暴雨浇,
勒进骨头不喊伤。
万人血,千人命,
换得山河日月光……



红旗下■董庆月

在新兵连
冬天里的汗水无尽重复
迷彩服冻得硬邦邦
你的手背在寒风中裂开口子
低温消灭你曾经的懦弱和懈怠
你要从身体中提炼出铁
保持着紧绷的状态
眉眼庄严,而内心满怀警惕
那样严格的要求
经历各种锤炼
而你相信
这是为了迎接春天的到来

你的身体更强壮了
你的胆量更大了
时常站在暴风,或者滂沱大雨里
任由它们抽打你的皮肤
拍打你的胸膛
锤击你内心的铁
或者站在两平方米的哨位岗亭上
用无数两个小时迎来迸发的黎明
迎来黄昏,也迎来
炽热的太阳,大雪纷纷
你是对的
一名战士的成长需要风雨
如一粒种子、一棵树
需要经历春天之前的冷

那个春天
你第一次穿着军装
在天安门广场执勤
站在红旗下
一种严肃的矗立
一种延伸的自豪
红旗怀抱着你
你仰望着红旗

红色之旅触摸历史,追溯精神血脉

初夏的延安,天空湛蓝澄澈。延河水泛着波光静静流淌。枣园的老树在微风中沙沙作响,似在讲述着历史深处的故事。

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蝉鸣忽然远了。一张张厚重而深沉的黑白照片、一件件历经沧桑的文物,让波澜壮阔的历史如画般铺展开来。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毛泽东同志的诗歌让我心潮澎湃,好像看到长征的队伍如铁流滚滚,在高山峡谷间蜿蜒向前。

展厅中,陈列着一件补丁摺补丁的棉袄。讲解员说,它的主人曾穿着它在风雪中翻越夹金山。我望着棉衣上点点暗褐色的血痕,仿佛耳边传来肆虐的风声,眼前飘过苍茫风雪。我仿佛看见衣衫单薄的红军官兵互相搀扶着在雪山上攀爬。有人摔倒了,又坚强地站起来。水水顺着鞋渗进冰雪,却把脚印烙成鲜红的路标。在中央红军的长征途中,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各路红军官兵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

我不禁回想起那个动人的故事。在翻越大雪山途中,有位同志穿着单薄的衣服被冻死,指挥员让队伍里的同志把军需处长叫来,要问问他为什么不给

初夏的延安,天空湛蓝澄澈。延河水泛着波光静静流淌。枣园的老树在微风中沙沙作响,似在讲述着历史深处的故事。

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蝉鸣忽然远了。一张张厚重而深沉的黑白照片、一件件历经沧桑的文物,让波澜壮阔的历史如画般铺展开来。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毛泽东同志的诗歌让我心潮澎湃,好像看到长征的队伍如铁流滚滚,在高山峡谷间蜿蜒向前。

展厅中,陈列着一件补丁摺补丁的棉袄。讲解员说,它的主人曾穿着它在风雪中翻越夹金山。我望着棉衣上点点暗褐色的血痕,仿佛耳边传来肆虐的风声,眼前飘过苍茫风雪。我仿佛看见衣衫单薄的红军官兵互相搀扶着在雪山上攀爬。有人摔倒了,又坚强地站起来。水水顺着鞋渗进冰雪,却把脚印烙成鲜红的路标。在中央红军的长征途中,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各路红军官兵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

我不禁回想起那个动人的故事。在翻越大雪山途中,有位同志穿着单薄的衣服被冻死,指挥员让队伍里的同志把军需处长叫来,要问问他为什么不给

初夏的延安,天空湛蓝澄澈。延河水泛着波光静静流淌。枣园的老树在微风中沙沙作响,似在讲述着历史深处的故事。

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蝉鸣忽然远了。一张张厚重而深沉的黑白照片、一件件历经沧桑的文物,让波澜壮阔的历史如画般铺展开来。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毛泽东同志的诗歌让我心潮澎湃,好像看到长征的队伍如铁流滚滚,在高山峡谷间蜿蜒向前。

展厅中,陈列着一件补丁摺补丁的棉袄。讲解员说,它的主人曾穿着它在风雪中翻越夹金山。我望着棉衣上点点暗褐色的血痕,仿佛耳边传来肆虐的风声,眼前飘过苍茫风雪。我仿佛看见衣衫单薄的红军官兵互相搀扶着在雪山上攀爬。有人摔倒了,又坚强地站起来。水水顺着鞋渗进冰雪,却把脚印烙成鲜红的路标。在中央红军的长征途中,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各路红军官兵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

我不禁回想起那个动人的故事。在翻越大雪山途中,有位同志穿着单薄的衣服被冻死,指挥员让队伍里的同志把军需处长叫来,要问问他为什么不给

人在军旅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在祖国西南边陲的茫茫群山中,西藏墨脱曾因江河阻隔、雪山环抱,被称为“雪域孤岛”。去年冬季,我乘车前往墨脱的一个哨所。

“这路,太难走了……”天边刚泛起鱼肚白,凛冽的寒风在山谷间呼啸。坐在颠簸的车里,我忍不住感叹。

驾驶员熟练地转动方向盘,笑着对我说:“开车走这条路,比坐过山车还刺激呢。”他嘴角扬起的笑容里饱含自信,也浸透了十余年的边关风霜。

车终于停下,一座长约百米的铁索桥横跨在汹涌的雅鲁藏布江上。桥身的铁索被水汽侵蚀,锈迹斑斑。江面薄雾弥漫,更添几分险意。

我平复心绪,随着官兵踏上铁索桥,每走一步,桥身都在晃动。我紧紧抓住两边的铁索,脑门和手心都沁出汗水,寒风一吹,感觉冰凉刺骨。

向下望去,翻涌的江水似乎近在咫尺,我感觉到一阵眩晕,脚下的速度不觉放缓。而官兵依旧步伐稳健,如履平地,还不时回头鼓励我大胆往前走。



延河回响■曹渝生

这位同志发棉衣。战友们含泪告诉指挥员,被冻死的这位同志就是军需处长。在生命与信仰之间,集体与个人之间,革命先辈们用最朴素的行动作出了选择。正是如此崇高的思想境界,让红军战胜了空前的困难,创造出气壮山河的奇迹。

我的一位战友曾经在训练中受伤,但他咬牙坚持完成了任务。他告诉我,那时支撑他的力量正是来自长征中的一个故事。

1936年3月的得章坝战斗中,红二军团第18团政委余秋里和团长成钧率领红军设伏阻击敌人。钻入伏击圈的敌人一面疯狂地向红军射击,一面拼死突围。这时,冲锋号响起,成钧纵身跃出堑壕,率部冲击。余秋里凭经验连忙将他拉回。就在此时,敌军子弹扫了过来,余秋里的左臂被子弹打穿,露出骨头和筋腱,血流不止。当时战争环境异常艰苦,缺医少药,不能及时做手术。他只好强忍着疼痛,简单包扎后,随部队北上。行军途中,他的伤口因感染爬满了蛆虫。伤痛难忍时,他就把伤臂浸泡在冷水里止痛。一直到部队抵达甘肃,才有条件进行手术。医生用一把剃头刀割掉腐肉,在一张长凳上用锯条给他截肢。余秋里靠顽强的意志挺过了这场手术。术后,余秋里说:“敌人打断了我的左臂,我还有右臂。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将革命进行到底。”长征如同熔炉,把共产党人骨头里的钙质,熔铸成了比钢铁更坚韧的东西,也在他们的精神中,淬炼出超越一切苦难的刚毅与执着。

随着我们的参观,讲解员讲述起张思德烧炭时因窑洞坍塌而牺牲的细

这位同志发棉衣。战友们含泪告诉指挥员,被冻死的这位同志就是军需处长。在生命与信仰之间,集体与个人之间,革命先辈们用最朴素的行动作出了选择。正是如此崇高的思想境界,让红军战胜了空前的困难,创造出气壮山河的奇迹。

我的一位战友曾经在训练中受伤,但他咬牙坚持完成了任务。他告诉我,那时支撑他的力量正是来自长征中的一个故事。

1936年3月的得章坝战斗中,红二军团第18团政委余秋里和团长成钧率领红军设伏阻击敌人。钻入伏击圈的敌人一面疯狂地向红军射击,一面拼死突围。这时,冲锋号响起,成钧纵身跃出堑壕,率部冲击。余秋里凭经验连忙将他拉回。就在此时,敌军子弹扫了过来,余秋里的左臂被子弹打穿,露出骨头和筋腱,血流不止。当时战争环境异常艰苦,缺医少药,不能及时做手术。他只好强忍着疼痛,简单包扎后,随部队北上。行军途中,他的伤口因感染爬满了蛆虫。伤痛难忍时,他就把伤臂浸泡在冷水里止痛。一直到部队抵达甘肃,才有条件进行手术。医生用一把剃头刀割掉腐肉,在一张长凳上用锯条给他截肢。余秋里靠顽强的意志挺过了这场手术。术后,余秋里说:“敌人打断了我的左臂,我还有右臂。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将革命进行到底。”长征如同熔炉,把共产党人骨头里的钙质,熔铸成了比钢铁更坚韧的东西,也在他们的精神中,淬炼出超越一切苦难的刚毅与执着。

随着我们的参观,讲解员讲述起张思德烧炭时因窑洞坍塌而牺牲的细

墨脱纪行■邵博康

好不容易过了桥,眼前又是蜿蜒的山路。虽然正值寒冬腊月,可这里受地形因素影响,形成温暖湿润的气候,山路两侧绿意盎然,一派原始森林的风光。高大的芭蕉树伸展着叶片,随风摇曳。还有许多叫不上名字的奇异植物,叶片形状奇特,花朵色彩鲜艳,散发着淡淡香气。山石之间藤蔓纵横缠绕,织成密匝匝的绿网。

山路越发陡峭,坡度近70度。脚下泥土湿滑,石块和树根遍布,稍不留神就会跌倒,我们的每一步都得踩稳。

我手脚并用向上攀爬,有些路段极窄,只容得下半只脚掌,另一侧就是陡直的悬崖,下方峡谷深不见底,看得人心头发紧。

汗水顺着我的脸颊往下淌,湿漉漉的头发紧贴在额头上。

当夕阳西沉时,我们终于到达哨所。营区不大,是战士们一锹一镐平整出来的。几间简易木屋,散发着淡淡的木香。几只军犬在营区里撒欢,看见我们到来,围着官兵摇尾巴。

这一天过得很快。晚上躺在宿舍里,听着山风拂过窗棂,我很快进入了梦乡。

次日清晨,山顶薄雾未散,一声清脆的哨响,官兵已在操场列队完毕。他们军装整洁,站得笔直。国歌在山顶奏响,“敬礼!”副连长王旭的口令声响起,官兵齐刷刷抬起右手,向国旗敬礼。他们的目光紧紧追随着缓缓上升的五星红旗,眼神专注而坚定。

上午下起小雨,山上气温骤降,冬日的氛围更浓了。我推开厨房门,一股暖烘烘的烟火气裹着水蒸气扑面而来,炊事班正在忙碌着。

中士朱佳明蹲在水池边对付一条肥

好不容易过了桥,眼前又是蜿蜒的山路。虽然正值寒冬腊月,可这里受地形因素影响,形成温暖湿润的气候,山路两侧绿意盎然,一派原始森林的风光。高大的芭蕉树伸展着叶片,随风摇曳。还有许多叫不上名字的奇异植物,叶片形状奇特,花朵色彩鲜艳,散发着淡淡香气。山石之间藤蔓纵横缠绕,织成密匝匝的绿网。

山路越发陡峭,坡度近70度。脚下泥土湿滑,石块和树根遍布,稍不留神就会跌倒,我们的每一步都得踩稳。

我手脚并用向上攀爬,有些路段极窄,只容得下半只脚掌,另一侧就是陡直的悬崖,下方峡谷深不见底,看得人心头发紧。

汗水顺着我的脸颊往下淌,湿漉漉的头发紧贴在额头上。

当夕阳西沉时,我们终于到达哨所。营区不大,是战士们一锹一镐平整出来的。几间简易木屋,散发着淡淡的木香。几只军犬在营区里撒欢,看见我们到来,围着官兵摇尾巴。

这一天过得很快。晚上躺在宿舍里,听着山风拂过窗棂,我很快进入了梦乡。

次日清晨,山顶薄雾未散,一声清脆的哨响,官兵已在操场列队完毕。他们军装整洁,站得笔直。国歌在山顶奏响,“敬礼!”副连长王旭的口令声响起,官兵齐刷刷抬起右手,向国旗敬礼。他们的目光紧紧追随着缓缓上升的五星红旗,眼神专注而坚定。

上午下起小雨,山上气温骤降,冬日的氛围更浓了。我推开厨房门,一股暖烘烘的烟火气裹着水蒸气扑面而来,炊事班正在忙碌着。

中士朱佳明蹲在水池边对付一条肥

好不容易过了桥,眼前又是蜿蜒的山路。虽然正值寒冬腊月,可这里受地形因素影响,形成温暖湿润的气候,山路两侧绿意盎然,一派原始森林的风光。高大的芭蕉树伸展着叶片,随风摇曳。还有许多叫不上名字的奇异植物,叶片形状奇特,花朵色彩鲜艳,散发着淡淡香气。山石之间藤蔓纵横缠绕,织成密匝匝的绿网。

山路越发陡峭,坡度近70度。脚下泥土湿滑,石块和树根遍布,稍不留神就会跌倒,我们的每一步都得踩稳。

我手脚并用向上攀爬,有些路段极窄,只容得下半只脚掌,另一侧就是陡直的悬崖,下方峡谷深不见底,看得人心头发紧。

汗水顺着我的脸颊往下淌,湿漉漉的头发紧贴在额头上。

当夕阳西沉时,我们终于到达哨所。营区不大,是战士们一锹一镐平整出来的。几间简易木屋,散发着淡淡的木香。几只军犬在营区里撒欢,看见我们到来,围着官兵摇尾巴。

这一天过得很快。晚上躺在宿舍里,听着山风拂过窗棂,我很快进入了梦乡。

次日清晨,山顶薄雾未散,一声清脆的哨响,官兵已在操场列队完毕。他们军装整洁,站得笔直。国歌在山顶奏响,“敬礼!”副连长王旭的口令声响起,官兵齐刷刷抬起右手,向国旗敬礼。他们的目光紧紧追随着缓缓上升的五星红旗,眼神专注而坚定。

上午下起小雨,山上气温骤降,冬日的氛围更浓了。我推开厨房门,一股暖烘烘的烟火气裹着水蒸气扑面而来,炊事班正在忙碌着。

中士朱佳明蹲在水池边对付一条肥

延河回响■曹渝生

这位同志发棉衣。战友们含泪告诉指挥员,被冻死的这位同志就是军需处长。在生命与信仰之间,集体与个人之间,革命先辈们用最朴素的行动作出了选择。正是如此崇高的思想境界,让红军战胜了空前的困难,创造出气壮山河的奇迹。

我的一位战友曾经在训练中受伤,但他咬牙坚持完成了任务。他告诉我,那时支撑他的力量正是来自长征中的一个故事。

1936年3月的得章坝战斗中,红二军团第18团政委余秋里和团长成钧率领红军设伏阻击敌人。钻入伏击圈的敌人一面疯狂地向红军射击,一面拼死突围。这时,冲锋号响起,成钧纵身跃出堑壕,率部冲击。余秋里凭经验连忙将他拉回。就在此时,敌军子弹扫了过来,余秋里的左臂被子弹打穿,露出骨头和筋腱,血流不止。当时战争环境异常艰苦,缺医少药,不能及时做手术。他只好强忍着疼痛,简单包扎后,随部队北上。行军途中,他的伤口因感染爬满了蛆虫。伤痛难忍时,他就把伤臂浸泡在冷水里止痛。一直到部队抵达甘肃,才有条件进行手术。医生用一把剃头刀割掉腐肉,在一张长凳上用锯条给他截肢。余秋里靠顽强的意志挺过了这场手术。术后,余秋里说:“敌人打断了我的左臂,我还有右臂。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将革命进行到底。”长征如同熔炉,把共产党人骨头里的钙质,熔铸成了比钢铁更坚韧的东西,也在他们的精神中,淬炼出超越一切苦难的刚毅与执着。

随着我们的参观,讲解员讲述起张思德烧炭时因窑洞坍塌而牺牲的细

这位同志发棉衣。战友们含泪告诉指挥员,被冻死的这位同志就是军需处长。在生命与信仰之间,集体与个人之间,革命先辈们用最朴素的行动作出了选择。正是如此崇高的思想境界,让红军战胜了空前的困难,创造出气壮山河的奇迹。

我的一位战友曾经在训练中受伤,但他咬牙坚持完成了任务。他告诉我,那时支撑他的力量正是来自长征中的一个故事。

1936年3月的得章坝战斗中,红二军团第18团政委余秋里和团长成钧率领红军设伏阻击敌人。钻入伏击圈的敌人一面疯狂地向红军射击,一面拼死突围。这时,冲锋号响起,成钧纵身跃出堑壕,率部冲击。余秋里凭经验连忙将他拉回。就在此时,敌军子弹扫了过来,余秋里的左臂被子弹打穿,露出骨头和筋腱,血流不止。当时战争环境异常艰苦,缺医少药,不能及时做手术。他只好强忍着疼痛,简单包扎后,随部队北上。行军途中,他的伤口因感染爬满了蛆虫。伤痛难忍时,他就把伤臂浸泡在冷水里止痛。一直到部队抵达甘肃,才有条件进行手术。医生用一把剃头刀割掉腐肉,在一张长凳上用锯条给他截肢。余秋里靠顽强的意志挺过了这场手术。术后,余秋里说:“敌人打断了我的左臂,我还有右臂。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将革命进行到底。”长征如同熔炉,把共产党人骨头里的钙质,熔铸成了比钢铁更坚韧的东西,也在他们的精神中,淬炼出超越一切苦难的刚毅与执着。

随着我们的参观,讲解员讲述起张思德烧炭时因窑洞坍塌而牺牲的细

这位同志发棉衣。战友们含泪告诉指挥员,被冻死的这位同志就是军需处长。在生命与信仰之间,集体与个人之间,革命先辈们用最朴素的行动作出了选择。正是如此崇高的思想境界,让红军战胜了空前的困难,创造出气壮山河的奇迹。

我的一位战友曾经在训练中受伤,但他咬牙坚持完成了任务。他告诉我,那时支撑他的力量正是来自长征中的一个故事。

1936年3月的得章坝战斗中,红二军团第18团政委余秋里和团长成钧率领红军设伏阻击敌人。钻入伏击圈的敌人一面疯狂地向红军射击,一面拼死突围。这时,冲锋号响起,成钧纵身跃出堑壕,率部冲击。余秋里凭经验连忙将他拉回。就在此时,敌军子弹扫了过来,余秋里的左臂被子弹打穿,露出骨头和筋腱,血流不止。当时战争环境异常艰苦,缺医少药,不能及时做手术。他只好强忍着疼痛,简单包扎后,随部队北上。行军途中,他的伤口因感染爬满了蛆虫。伤痛难忍时,他就把伤臂浸泡在冷水里止痛。一直到部队抵达甘肃,才有条件进行手术。医生用一把剃头刀割掉腐肉,在一张长凳上用锯条给他截肢。余秋里靠顽强的意志挺过了这场手术。术后,余秋里说:“敌人打断了我的左臂,我还有右臂。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将革命进行到底。”长征如同熔炉,把共产党人骨头里的钙质,熔铸成了比钢铁更坚韧的东西,也在他们的精神中,淬炼出超越一切苦难的刚毅与执着。

随着我们的参观,讲解员讲述起张思德烧炭时因窑洞坍塌而牺牲的细

好不容易过了桥,眼前又是蜿蜒的山路。虽然正值寒冬腊月,可这里受地形因素影响,形成温暖湿润的气候,山路两侧绿意盎然,一派原始森林的风光。高大的芭蕉树伸展着叶片,随风摇曳。还有许多叫不上名字的奇异植物,叶片形状奇特,花朵色彩鲜艳,散发着淡淡香气。山石之间藤蔓纵横缠绕,织成密匝匝的绿网。

山路越发陡峭,坡度近70度。脚下泥土湿滑,石块和树根遍布,稍不留神就会跌倒,我们的每一步都得踩稳。

我手脚并用向上攀爬,有些路段极窄,只容得下半只脚掌,另一侧就是陡直的悬崖,下方峡谷深不见底,看得人心头发紧。

汗水顺着我的脸颊往下淌,湿漉漉的头发紧贴在额头上。

当夕阳西沉时,我们终于到达哨所。营区不大,是战士们一锹一镐平整出来的。几间简易木屋,散发着淡淡的木香。几只军犬在营区里撒欢,看见我们到来,围着官兵摇尾巴。

这一天过得很快。晚上躺在宿舍里,听着山风拂过窗棂,我很快进入了梦乡。

次日清晨,山顶薄雾未散,一声清脆的哨响,官兵已在操场列队完毕。他们军装整洁,站得笔直。国歌在山顶奏响,“敬礼!”副连长王旭的口令声响起,官兵齐刷刷抬起右手,向国旗敬礼。他们的目光紧紧追随着缓缓上升的五星红旗,眼神专注而坚定。

上午下起小雨,山上气温骤降,冬日的氛围更浓了。我推开厨房门,一股暖烘烘的烟火气裹着水蒸气扑面而来,炊事班正在忙碌着。

中士朱佳明蹲在水池边对付一条肥

好不容易过了桥,眼前又是蜿蜒的山路。虽然正值寒冬腊月,可这里受地形因素影响,形成温暖湿润的气候,山路两侧绿意盎然,一派原始森林的风光。高大的芭蕉树伸展着叶片,随风摇曳。还有许多叫不上名字的奇异植物,叶片形状奇特,花朵色彩鲜艳,散发着淡淡香气。山石之间藤蔓纵横缠绕,织成密匝匝的绿网。

山路越发陡峭,坡度近70度。脚下泥土湿滑,石块和树根遍布,稍不留神就会跌倒,我们的每一步都得踩稳。

我手脚并用向上攀爬,有些路段极窄,只容得下半只脚掌,另一侧就是陡直的悬崖,下方峡谷深不见底,看得人心头发紧。

汗水顺着我的脸颊往下淌,湿漉漉的头发紧贴在额头上。

当夕阳西沉时,我们终于到达哨所。营区不大,是战士们一锹一镐平整出来的。几间简易木屋,散发着淡淡的木香。几只军犬在营区里撒欢,看见我们到来,围着官兵摇尾巴。

这一天过得很快。晚上躺在宿舍里,听着山风拂过窗棂,我很快进入了梦乡。

次日清晨,山顶薄雾未散,一声清脆的哨响,官兵已在操场列队完毕。他们军装整洁,站得笔直。国歌在山顶奏响,“敬礼!”副连长王旭的口令声响起,官兵齐刷刷抬起右手,向国旗敬礼。他们的目光紧紧追随着缓缓上升的五星红旗,眼神专注而坚定。

上午下起小雨,山上气温骤降,冬日的氛围更浓了。我推开厨房门,一股暖烘烘的烟火气裹着水蒸气扑面而来,炊事班正在忙碌着。

中士朱佳明蹲在水池边对付一条肥

好不容易过了桥,眼前又是蜿蜒的山路。虽然正值寒冬腊月,可这里受地形因素影响,形成温暖湿润的气候,山路两侧绿意盎然,一派原始森林的风光。高大的芭蕉树伸展着叶片,随风摇曳。还有许多叫不上名字的奇异植物,叶片形状奇特,花朵色彩鲜艳,散发着淡淡香气。山石之间藤蔓纵横缠绕,织成密匝匝的绿网。

山路越发陡峭,坡度近70度。脚下泥土湿滑,石块和树根遍布,稍不留神就会跌倒,我们的每一步都得踩稳。

我手脚并用向上攀爬,有些路段极窄,只容得下半只脚掌,另一侧就是陡直的悬崖,下方峡谷深不见底,看得人心头发紧。

汗水顺着我的脸颊往下淌,湿漉漉的头发紧贴在额头上。

当夕阳西沉时,我们终于到达哨所。营区不大,是战士们一锹一镐平整出来的。几间简易木屋,散发着淡淡的木香。几只军犬在营区里撒欢,看见我们到来,围着官兵摇尾巴。

这一天过得很快。晚上躺在宿舍里,听着山风拂过窗棂,我很快进入了梦乡。

次日清晨,山顶薄雾未散,一声清脆的哨响,官兵已在操场列队完毕。他们军装整洁,站得笔直。国歌在山顶奏响,“敬礼!”副连长王旭的口令声响起,官兵齐刷刷抬起右手,向国旗敬礼。他们的目光紧紧追随着缓缓上升的五星红旗,眼神专注而坚定。

上午下起小雨,山上气温骤降,冬日的氛围更浓了。我推开厨房门,一股暖烘烘的烟火气裹着水蒸气扑面而来,炊事班正在忙碌着。

中士朱佳明蹲在水池边对付一条肥

聆听哨所的雨■韩光

寒露,秋雨纷纷。秋天的雨沉甸甸的,敲打在哨所的门窗上,一声声,分量十足。一场秋雨一场寒,山野褪去青绿,草木裸露出嶙峋的筋骨。夜岗时分,雨声滴答,落在窗沿,犹如时间的跫音,执着而沉稳。新兵第一年的三百六十五里路,我已走过大半的路程。风雨悄然洗去我眉宇间的稚嫩,雕刻出棱角分明的轮廓。军人面庞上的坚毅与肩头的担当,并非凭空得来,它们如这秋雨一般,是时间沉淀下的厚重结晶。

雨过天晴,山间雾气氤氲。我凝望远处被雨水洗刷得洁净的墓碑,那里长眠着为守卫这片山河而捐躯的战友。雨水轻轻滑过碑石,也悄然冲刷着我的灵魂。碑石无言,雨水无言,它们一同注视着这方土地的庄严与静好。

无论哪个季节的雨,在我听来都好像在重复着坚守的誓言。那声音,如鼓点、似心跳、是号角。它时刻提醒我:忠诚与坚守,就像这连绵的雨,静谧而铿锵,滋养万物,守护着土地的安宁。

寒露,秋雨纷纷。秋天的雨沉甸甸的,敲打在哨所的门窗上,一声声,分量十足。一场秋雨一场寒,山野褪去青绿,草木裸露出嶙峋的筋骨。夜岗时分,雨声滴答,落在窗沿,犹如时间的跫音,执着而沉稳。新兵第一年的三百六十五里路,我已走过大半的路程。风雨悄然洗去我眉宇间的稚嫩,雕刻出棱角分明的轮廓。军人面庞上的坚毅与肩头的担当,并非凭空得来,它们如这秋雨一般,是时间沉淀下的厚重结晶。

雨过天晴,山间雾气氤